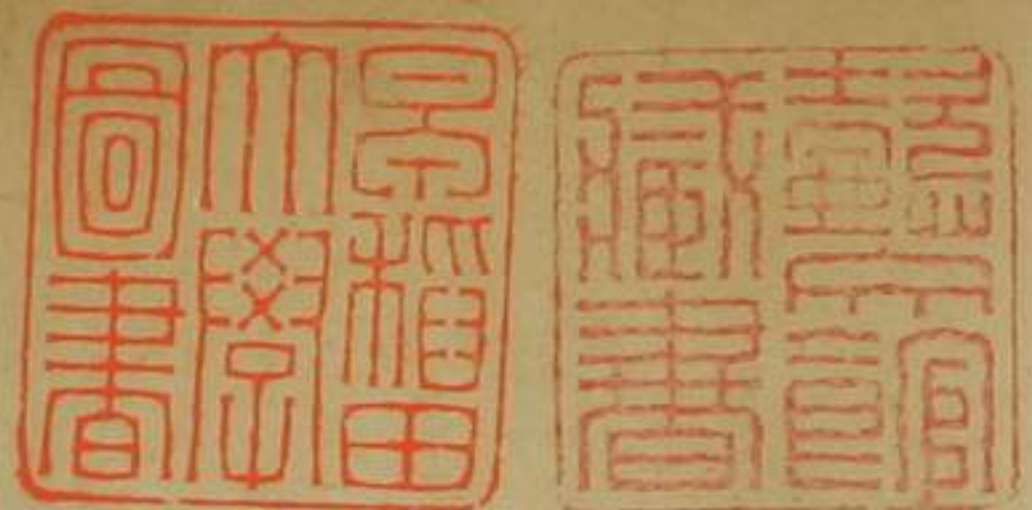


名山勝蹟記

山東二

ル 5
17
33





名山勝槩記

山東二

卷



此係明治
州六月
月廿六日
神山同人
所購以贈



齊州景靈巖記

張公亮

靈巖寺記

張公亮

謁闕里記

舒芬

鄒嶧山記

劉美之

嶧山記

文翔鳳

尼山記

畢瑜

游沂山記

喬宇

名山記
觀泗水源記

喬宇

汶水注

酈道元

渡汶河記

喬宇

過濟北記

胡胤嘉

游雲門山記

王世貞

登牛山記

喬宇

游標山記

張養浩

游范公泉記

喬宇

游石屋記

姚奎

青州怪石供

蘇軾

李白酒樓記

沈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兔柴記

董其昌

超然臺記

蘇軾

海山亭記

毛紀

天心水面亭記

虞集

汲水新渠記

陳師道

小洞庭五太守燕藉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蘇源明

之梁山記

楊慎

勞山記

高出

鼇山記

陳沂

北海十二石記

蘇軾

觀海市記

張沂

觀海市記

楊禹

觀海市記

潘磁

齊州景靈巖記

宋 張公亮

秦山西北陟群山擁翼連屬百餘里摩空干雲秀拔
 萬狀曲如列屏削如立壁轟如攢劔銳如植圭幃幌
 掩映城堡還遶虎兕奔突龍蛇盤屈釜為巖谷呀為
 洞穴斷為谿澗引為林麓峰卓嶺聳巒跳巘疊翠木
 蔭蔚飛泉激越中有川焉厥土衍沃齊魯通道出于
 其間左一山峙起曰雞鳴緣北麓絕澗循谷口上東
 北走二十里險盡地平山勢圍抱四面峭絕如堵墻

蒼巖之下紺殿崛起峻塔貫雲寶樓結瑤高門嵯峩
長廊連延遠而望若畫圖中物卽是寺也按圖經本
希有佛出現之地後魏正光年法定師始置寺有青
蛇白兔雙鶴二虎之異我朝景德方錫今額先是舊
制質畧率意締構因地任材行列不次景祐中主僧
瓊環者卽衆堂東架殿兩層龜首四出南嚮安觀音
像文楣藻拱頗極精麗設簾刻鯨以警昏曉後主事
者復直殿之兩楹闢正門疊石填澗爲回廊庭除顯
敞乃爲大壯寺有石三門千佛殿舟釋迦殿辟支佛

塔皆古制塔西長松狀若偃蓋背一峰聳起百丈北
望正方青壁削成如解玉半有石龕金容儼然西尖
峰可登下視千仞前有洞東西南三門相通中設羅
漢像西南望一山壁穴如車輪午達晴日在南飛光
透徹講堂東石壁下一泉曰錫杖又東西五步二泉
曰白鶴一見一伏又東西二百步一泉曰甘露門西
百步一泉曰黃龍皆爲絕景神宗章聖嘗錫御書琅
函鳳篆輝映巖谷皇上復降御篆飛白爲賜天文炳
煥雲日相照寺之殿堂廊廡厨庫僧房間總五百四

十僧行童百有五十舉全數也每歲孟春迄首夏四
嚮千里居民老幼匍匐而來散財施寶惟恐不及歲
入數千緡齋粥之餘羨盈積多以至計司筦權外督
責寺僧紛擾應接不暇大違清淨寂寞之本教慶曆
皇祐間荐饑舊供者千百無一二至僧徒解散僅有
存焉職是官禁亦弛雖財貨所殖非復曩時之盛而
方袍員頂得以宴坐噫天其或者俾釋氏徒復其本
歟東北上平處古堂殿基宛然石柱礎鐵像下體尚
存蓋法定始置于此後爲來者遷之也今屋其上僧

之辟穀者講習者居之以遠喧雜川中有一易之田
十夫屋千楹歲租月餼以足經費唐相李吉甫纂千
道圖以潤之棲霞台之國清荆之玉泉合茲寺爲四
絕慶曆三年予爲長清尉寺居封內周覽絕景不知
屬厭爾後十二年之官于亟道復過寺主事僧重淨
以記見假他日因具道山水竒偉經始肯構盛衰本
末附勒于石或模之遠方俾未遊者見之一覽如目
擊且使知靈跡巨麗信爲一絕又得以較雄勝於三
者云

靈巖寺記

宋 張公亮

泰山西北數里餘有靈巖寺者按圖經本希有佛出現之地後魏正光年法定師始置寺有青蛇白兔雙鶴二虎之異我朝景德錫今額先是率意締構因地任材景祐中主僧瓊環者卽衆堂東架殿兩層龜首四出南嚮安觀音像文楣藻栱頗極精麗設簾刻簾以警昏曉後復置殿之兩楹闢正門疊石填澗爲回廊庭除顯敞乃爲大壯寺有石三門千佛殿與釋迦

殿辟支佛塔皆古制塔西長松狀若偃蓋背一峯聳起百丈北望正方青壁削成如辣羯玉牛有石龕金容儼然西尖峯可登下視深谷千仞前有洞東西南三門相通中設羅漢像西南望一山壁穴如車輪午晴日在南飛光透徹講堂東石壁下一泉曰錫杖又東西五步二泉惟白鶴泉見存又東北二百步一泉曰甘露門西百步一泉曰黃龍曰爲絕景神宗章聖嘗錫御書琅函鳳篆輝映巖谷皇上復降御篆飛白爲賜寺之殿堂廊廡厨庫僧房間總五百四十東北

巖上平處古堂殿基宛然石柱礎鐵像下體尚存蓋法定始置于此處後來者遷之也今屋其上僧之講習者居之唐相李吉甫纂十道圖以潤之棲霞台之國清荆之玉泉合茲寺爲四絕慶曆三年予爲長清尉寺居封內周覽絕景不知屬厭餘三則未之見也

謁關里記

明 舒芬

嘉靖三年閏月芬舟抵濟寧問道謁關里得九川呂君爲主伍寒泉適以部事至偕行甲子發濟寧東趨東平驛六十里又東趨四十里乃至是夕薄公館沐浴明日早具菜菓携麻姑泉入廟修釋菜禮九川曰此禮廢久矣禮畢入寢殿拜鄆國夫人入右殿拜啓聖王出觀杏壇壇在正殿前有新杏衍亭出大成門觀手植檜孤榦古色若虬旋起未已出奎文閣至大

中門又至儀門見兩墀栢陰鹿數十皆黃色乳而馴
 却登奎文望之北南東皆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執
 圭秉笏端拱正揖逡巡於三十里外正南為綱山其
 外為鳧山山之麓為伏羲畫卦所東南為防山其外
 為尼山尼山之南為黃山又其外為顏母山為嶧山
 為三峯山亦名車稍山蓋二百里而遙正東為東山其外
 為九龍山又其外為鳳凰山為陪尾為蒙山山之南
 為夾谷蓋三百里而近東北為馬鞍山山之夕陽為
 夫子刪述所其外為臨樂山為昌平山又其外為龜

山蓋二百里而近正北為九峯山其外為甌山為杏
 山又其外為梁父為云云為亭亭為介丘為徂徠至
 所聚嶠為泰山望之烟雲縹緲蓋百里而遙其西則
 廓然惟淺壟平阜依稀環抱若宮墻若城郭周遭數
 十界水曲曲可辨其內為沂為洙為泗其外為漕為
 洗又其外為汶為濟大抵皆西南流會于今之濟河
 乃折而東經徐以入于淮也然沂水出于尼山經闕
 里之南西流滙于達泉溢于雩水行七十里入于泗
 非東出于岱麓之沂山至于下邳行六百里之沂也

諸關里記
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孔林入于泗非出于堯城北之洙也泗水出陪尾山西流經闕里之北百里強折而南會于沂入于濟非東出乘氏南東流至睦陵行千餘里入淮之泗也汶水有仙臺原山寨村三源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小汶河乃注于洸而南入于濟惟良泉則仰出于黃山北流經東峙群峯之外以入于泗奇矣九川曰凡山皆發于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汶洙泗又皆西逝蓋逆矣

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焉氣斯盡也中原地氣此其障與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突厥其患不啻獫狁金元非岱嶽諸山東奠之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矣茲土山水俱逆實啓中國元氣之運故岱於五嶽得稱宗焉而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終斯文皆于茲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九川曰闕里當奎分漢書云魯奎婁之分楚與步天歌言角亢氏爲兗州之分楚異今以漢書云衛文徙曹楚丘仍占東壁東壁衛分楚曹楚丘魯地也然則斯文在茲真天地之交元氣之會與聖公曰予今日始有

聞矣遂下東登詩禮堂堂舊名延賓又入觀孔氏家
廟廟前爲舊金絲堂基卽魯共王欲壞處九川曰事
亦神哉芬曰不然昔夫子厄于陳蔡大夫而弦歌不
衰大夫乃感而去共王壞室時孔氏子孫無如之何
亦惟金石絲竹是修耳共王果亦感而止故君子貴
自艾聖公寒泉皆躍然曰子於處憂患之道幾矣已
乃訪聖公宅與修士相見禮公固讓廢之午往拜顏
廟于階之東北有樂亭于前儀門外有古井其陋巷
在廟之階東南旣而出城北四里所拜孔林自漸門

入二百步餘爲夫子墓土封高丈餘林木深秀無禽
鳥聲洙水漾于前綠淨可染其西南有子貢舊場時
有爲除草築室者東南隧道左有駢亭出饗殿前
觀二石人四石獸甚竒古聖公曰人則翁仲獸則或
以前二爲角端然與芬曰獸則外一爲神羊卽獬廌
二爲駁馬人則魏明帝鑄銅列于司馬門外者號翁
仲恐墓前石人別有稱或者方相之類與上前門坐
少頃九川復引至刪述所距孔林東北亦四里因元
有書院九川增大之且易書院名爲洙泗講壇壇實

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又別委三峯如筆架于前果
神秀哉壇後爲聖公別墅亦造焉因與之別而往拜
周公廟于城之東北其地隆聳益足俯瞻北南東三
面之竒也公之後有東野氏殊零落九川曩新其垣
廟擇一人典修除事爲月給米焉明日返于昌平九
川曰大遊大觀不記不可時九川方欲圖闕里而未
竟也芬因與區別其山水向背而成之并書此行所
觀見者于左寒泉名餘福爲吳人九川爲關中人名
經芬姓舒氏世家江西梓溪之上聖公爲先聖六十

二代孫聞韶云

鄒嶧山記

元 劉美之

嶧之爲山雖非名嶽巨鎮其洞府玲瓏岩竇崎峭千態萬狀他山之秀未必可與並焉道家所謂洞天此非其一歟頃導江張先生題嶧山詩曰淮堧有葛繹其陽孤桐生地里殊迥隔山名難混并蓋謂此山去今徐地遠非禹貢所載嶧陽孤桐之山也竊嘗考之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詩闕宮云保有鳧繹奄有龜蒙遂荒徐宅春秋文公十三年杜預注云嶧山在鄒

縣北今山之西南有村曰故縣疑其爲古鄒縣也唐杜祐通典云故鄒國城在縣東南周圍四十里上冠峰巒下屬岩壑窮險勝景有鄒嶧山宋逸齋王氏詩補傳云鳧繹二山皆徐國之地繹與嶧同李迂仲詩解曰保有鳧繹之繹卽禹貢所謂嶧陽也

登嶧山記

西極文翔鳳

使臣自滕入鄒遂登於嶧山嶧山者東山也杜詩孤嶧秦碑在蓋謂秦皇帝登鄒嶧宗伯氏曰嶧山蓋如累卵焉其卵之隙則塵實之磊磊砢砢不相粘其其堂之爲風雨所剝穿者振古如茲遂玲瓏而爲洞又往往有水不知其何自升灌而奇石之錯立其麓者如名園之張玩具門屏間也麓有館有秦碑曰書門於是小攀躋旣偕二子以山輿登自左透邈曲陟

久之得孤桐一禹貢所謂嶧陽孤桐者蓋虞夏間物
予詩云自載五絃隨舜帝止畱隻幹表蓬壺蓋於孔
檜尚稱前輩典刑桐以上洞頻現予詩有蓋珠半現
雲關住并毛孔分明出異香之句久之有石曰如日
方升石當池畔如日出然予怪此山能飛水於嶙峋
之杪於是有生山生水孰當前之歎其詩所謂木末
呼泉空谷應又玉液斜飛鳥放過者步步惟肖蓋環
東嶺徧數里乃造於小魯峰其所鐫孔子小魯處殫
心力險悸弗克至遂右轉而陟望絕巔有危石之垂

二分而不墜俗稱王母柱練石也駭嗟之又橫度至
西嶺容身之孔輿至能入山夫洵便捷白雲宮其堂
輿上冠之以五華則最高峰遂短綈跨峻石爲猿獠
之躋者又百尺而五華之以一竅穿者竟險甚不可
達遂陟其最西峰爲紀子墓僅可置足已幾於手攬
青天矣降自其西麓其最奇者曰盤龍洞抉之不啻
蔡少霞之入蒼龍溪也故曰探溪九轉曲盤螺窈澗
處水陷弗可竟命從者還報云有石鐘覆紐於巖而
下垂者奇之有扣大終難應無聲過翠霞之句還觴

於書門之石是爲丁巳十月之二十九日也是日宿
鄒縣其他幽譎僻邃鹵莽莫窮討憾王事之棘不假
宿乎山中以累日徘徊爾文子曰余爲嶧山詩有累
卵登碁之喻故再箋之曰仙人戲倚手談局天眼垂
睇彈子窩然似登碁者寔惟之萊山之萊則砌之而
孤尖聳豎者嶧則累卵橫亘瓏鬆焉倘數千萬年其
隙塵畢剝穿而去殆居然一層九洞豁矣又曰嶧之
書法蓋肖山形命之幸蓋層立之象而四其翠之橫
冠者是茲山真形圖也

尼山記

明 畢瑜

丁酉之春仲月十有六日余自濟南謁翰林學士王
公于曲阜又明日衍聖公偕學士遊尼山適風和日
麗一時欣然聯轡者憲副張公珩陳公相余及叅議
杜公鉉也尼山居曲阜東六十里出城十里左右累
累然盡魯漢諸陵去二十里茂林葱鬱中有馬鬣封
者顏墓也及二十里餘遠近崗巒秀列隱若龍虎蟠
踞環結而爲五峯此卽尼山也下有夫子廟廟東有

中和壑南有觀川亭亭下有智源溪匯衆流爲川川有坤靈洞俯視之深黑不可入相傳中有石床石枕諸公徘徊久之相與嘆曰天下之大非無名山大川可觀而千萬年斯文獨肇于此得非天地五行精華之氣自開闢初已秘于此一旦吾夫子應禱而生有以獨得之盡奪天下古今之秀爲人之至又爲聖人之至也邪

遊沂山記

明 喬宇

季夏癸巳日黎明出蒙陰城霧大漲山彌谷盈已猶不收突見兩虹澗走弘治戊申季夏榆社山中暨此兩見北涉沂水宿于縣甲午緣北岡行遙望沂山礧礧岌岌特嶄群峯始知名東泰山者有由然也且載于周禮職方氏爲青州鎮在三代時已名故自漢武禮官祠以下至于今列諸祀典未刻過穆陵關關在大峴山上傳云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

卽此又爲劉宋武帝伐南燕所度之地嶢檣碗堞聳帶壯峙遵關而北十里叅政甯君惟臣來迓香帛折而西至東鎮廟宿于齋房乙未習祀儀潔蠲齋沐丙申昧爽臨事畢遂明見山上霞光彩映汎汎煒煒頗爲竒玩稍頃又頓陰霏霧槩暹雨乃急下期以飯後往觀百丈岩又忽杲然出日向廟西山行十五里皆涉澗躡礫肩棘踵莽而入時聞鳥聲清哢於林間意爲竒羽逸翮而蒼蔽不可覩至于岩下岩削立百丈廣數十丈瀑布泉自中而下蜿蜒垂動宛如玉龍湍

奔流迅輞輞作響又若飛雨倒空沫沫四下並泉石常沾苔潤蘿下滙爲澄潭幅員十餘丈中有大石色皆青葱可愛坐岩下命從者汲泉烹陽羨茶以飲其馨清美暢達肺腑又擇岩石可大書者二所在泉之南高二丈許泉之北高丈許乃伐木爲梯余登而書惟臣在下視之爲余凜凜南書瀑布泉北書百丈岩潭之石二爲書飛虹流電篆畢惟臣持酒觴余于潭上坐石仰對飛泉意象覺在世表因嘆古今遨遊之士但知廬山開元之有瀑布泉耳而此泉亦爲瀑布

且出自東鎮乃泯爾無聞殆地僻林奧人跡罕臻故
奇瑋之士偶無所遇歟抑造化秘惜不欲翕露待時
而顯歟然則天下之物體同而顯晦異者豈獨茲泉
哉山出三泉一爲沐水出山後流經沂水縣東北達
于莒入沂州一爲汶水出東麓東南流入安丘一爲
瀾水出西麓一名巨洋水國語謂之具水袁宏謂之
巨昧王韶以爲巨篋東北流至益都壽光入于海卽
此瀑布泉也

觀泗水源記

明 喬宇

泗水縣東行四十里至林泉寺以泗泉在東又多古
林故名明日觀李希賢詩于壁次之出寺南行折東
數百步是爲泗泉源陪尾山並發穴相去僅二丈許
自石罅各殊狀或趵突或沸如珠回旋仄出晝夜不
竭又有芳樹幽花澄鮮帶映是日晴好延佇容與見
諸穴若湧扶光自內而出溶溶金色散于澗外復慨
然興想吾夫子講道之所遂飲泉一勺又汲于寺飲

泗水注
其茗。俾不徒經行于名泉之濱矣。泉北合循泗水縣西經曲阜貫兗州至濟寧分南北流南入于徐州境北流入于會通河爲其引以資漕運利航楫又能納蓼白馬嶮泮沂黃諸水以益其流是宜與群泉別遂篆泗水二大字于泉之石以行。

汶水注

魏 酈道元

汶水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溪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艱有能至矣又有少

汶水注

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
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
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
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逕此爲之踟躕爲之屢眷矣
鍾惺曰其法則記其材其趣則詩也

渡汶河記

明 喬宇

季夏三日冒雨南行十里嵐氣切衣又五十里至大
汶口中央有峻石巍峙水落巔露始敢以渡時河水
泛漲懷冒因留宿小寺依依古樹環接墟野遂留詩
于壁汶河之源有三發于泰山傍仙臺嶺暨萊蕪原
山之陽寨子村至州靜封鎮合焉名曰壑汶西南注
流入濟奔放湍急南北岸相距一里明日循水澗而
東一里許登筏乘上流順而西下其筏縛八木爲之

繫大口甕合二于四隅。四方又綴葫蘆各四枚以浮。筏上荆編藉焉。氈席肆焉。設椅坐于于上。用水工善浮者八人各腰葫蘆肩負而過。中流傾濤駛波洶湧而來。筏大搖動。予頗有戒心。南望曲阜九峰。偃伏于前。四顧泰山聳拔于後。又復快悵。登岸飯于歇馬嶺。暮至泗水仍以筏而渡。

過濟北記

武林胡胤嘉

舟泊濟北城外。城樓顏野入壽徐。因杜少陵句而去。其首一平字。余疑卽少陵賦詩處。與無回登之。又悟少陵所登兗州城樓。固在兗州。後名嶽雲樓。又樓圯。今呼爲杜甫臺是也。太白樓與此相去百步。賀知章爲任城令。觴太白於樓中。因以爲名。樓有李賀影堂。以城爲基。而高半之。徂徠鳧嶧諸山。隱如繡帶。杜甫所爲齊魯青未了。此亦有會焉。前臨南池。荒蒲弱柳。

助其鬱葱，碑碣林立，無回據石讀之，每見好句，輒以呼余。自太白樓下出門東轉至南池，少陵與何主簿游南池詩刻於石，詩云：城隅進小船，今溝洫堙塞，不復通遠水矣。池延城下，長倍於廣柳，夾池蔚合望之。杏。杏。若。數。里。也。敗。荷。萬。葉。支。離。池。面。追。念。炎。夏。五。六。月。時。水。漲。荷。香。花。明。柳。暗。不。知。更。作。何。許。賞。會。丁。未。同。子。往。無。回。志。甫。過。此。時。方。春。杪。今。復。早。冬。俱。未。相。值。姑。書。此。以。俟。異。日。

淮濟以北乏佳山水，唯古蹟舊游，愴人懷思，蓋善游正不必在山水。如太白酒樓、少陵南池，何莫非名勝，而荒蒲敗荷，益足留連嗟賞也。

遊雲門山記

吳郡王世貞

出青州之南門可五里而近曰雲門山山下夷而再
成銳上將及宛有中虛之洞以穿其背而上望之爲
鏡爲射的焉正與郡齋對晴則熒熒然小雨則濛濛
滃滃然以歲嘗更獻狀于几席若覬余遊者而未果
會學憲吳峻伯東按行海上道青余乃以間得從峻
伯往時春而雪初霽未盡消也道濘甚籃輿躑躅陂
陀間昇卒肩相輔後趾躡前趾而分級之半猿貫上

雲門山記
久之始抵洞洞高丈餘縱倍之橫殺之余與峻伯乃
舍輿而步穿洞旁躡百餘級至絕頂則磐石重甍可
列坐數百人東望青葱鬱蒸不別天地其大海之氣
乎西南連山亘帶不盡若斧劈若劔鏖若駝若後猊
若率然者吞吐雲霧與旭日相媚晶瑩玲瓏掩映霏
疊紫翠萬狀下頰郡會雉堞歷歷雪宮之鴟出沒松
栢若翡翠之戲蘭茗也余命酒飲峻伯已各分韻爲
七言一章成互歌之余雅吳詠爲羽聲噓之入霄漢
縹緲徐下與天籟會虛谷和響萬木奏節覺群山秀
色時時來襲人衣裾余衷峻伯而酒之迫則踉蹌下
繇故洞走西間道襲之乃復得小龍洞焉偃而入深
可四丈許中裂爲澗水泓澄不乾旁有石牀枕可偃
臥余乃與峻伯卧飲甚歡也已相謂曰爽鳩之樂可
再乎哉卑矣牛山之涕也有晏子之對在雖然東方
之人稱牛山者卽不得舍齊君臣而他詠也均之乎
不朽矣則牛山之樂爽鳩氏不得而有之齊之君臣
獨以微言而得有之至于今也吾二人毋亦易自廢
而千古茲日旣罷酒還明日乃以詩付山僧使刻石

而爲之記

登牛山記

明 喬宇

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予往而登之泰沂駝稷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筦然而笑戚然而憂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以爲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其在當時朝圖暮策輕服薄膳與二

三子皇皇然以應荅乎友邦者。爲此尺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而終奄然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爲晏子者當告之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免于黃土。而其聲名昭赫至于今。蓋有萬世不死者在。顧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歆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也。昔者孟

軻氏以牛山之濯濯。非山之性。乃由斧斤牛羊而致。以喻人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由楛亡而致。余今登茲山也。見其濯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楛亡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余固有。存存亡亡。云胡能定。余故憂之也。從者曰。善哉。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

遊標山記

元 張養浩

綽然亭西四三里有雙山曰標各廣四十畝童無樹
林東西並峙皆青山疊矗勢陂陀可步而上按圖輿
經無其名蓋土人以旁無他山惟此若標可望故以
名之其上有洞如屋可避風雨始登若小勞既戾其
上神超氣逸身欲羽飛環視衆山手若可卽其聯岩
屬巘盛於東南而微殺於西北諸支流之水縈絡交
碧練橫繩引析而復合蓋郊外可登眺者莫此勝焉

嘗欲構亭其上、時杖履往來、因仍未暇、既而坐洞屋中、出觴更酌、詠古人閑適之詩、其清、歡、雅、思、悠、然、而、集、身、世、兩、忘、加、以、煙、嵐、空、湧、相、與、冥、合、窅、乎、不、知、余、之、爲、山、而、山、之、爲、余、也。

遊范公泉記

明 喬宇

劉子汝忠、餞予于青州城西門外、范公泉上、泉名范公者、宋范文正公、知青州、有惠政、泮溪、厠出醴泉、頌古今人口不絕、泉亦恒溢、聚不涸、人以泉應范公而出、故名其泉、馨冽甘美、可以已疾、故今海岱之醫、用斯泉以丸藥、所謂青州白丸者、泉上有亭、始構于范公、歐陽文忠諸賢、皆賦詩刻石亭中、近圯、頽、轆、霜、桷、雨、幸而泉靈、勿隕、以伏甯君惟臣、以范公故、葺而新

之偶值落成予爲篆泉名扁于亭上予謂汝忠曰善哉斯遊乎西門之郊可餞之地近有堯駝遠有九廻佳山秀谷非不可宴娛但不過坐竒石登危峯眺雲物而已泯焉無感亦何益于予與子也今也觀其泉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景其政念猛意發目有顧顏有歛心有警身有規先憂後樂之志亦不知何所來而繫吾之內而耿耿然也

遊石屋記

宋 姚奎

泰山東數里許有石屋世傳碧霞元君煉真之所予公暇欲往觀焉從者曰徑隘不可輿廼易服命道士爲前導行三四里無復蹊徑披蒙茸攀巉巖偃僂而上愈進愈險下瞰嶺巖驚汗浹背又三里盤旋轉一岡而石屋在望矣有羽士迓于青松絕壑間前牽後擁廼獲躋焉矐目縱眺上有削鐵竒峯千朶前有夷地可半畝入其中窈然而深朗然而虛明石竇涓涓

凝結玉柱、大十圍、高丈餘、晶瑩可鑒、巖有元君手印、玉指宛然、後有石床、則元君偃息處、左偏一竅、透絕頂、頂有石樓、可坐三四人、水滑不能升、躋攀數蹬而下、力疲、卧石床、毛骨灑灑、旁有聖水池、清冽而甘、不盈不涸、下有石曰牛心、甚竒怪、又下有洗鶴灣、深不可測、一鶴鳴于上、似與人聲相應和、實真仙境界也、人之遊泰山者、每以道左目窮爲畫、於斯罕到、孰知石屋之多竒、迺爾哉、

青州怪石供

宋 蘇軾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紋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

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旣○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同○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

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

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
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
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李白酒樓記

唐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
白酒樓夫觸强者醜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
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
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强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
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
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

邪者推義。較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着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涓絜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遠歷物外。爽人精鬼。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于賦咏。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于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遍有其人。收其逸才。萃于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何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
 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
 為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
 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
 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
 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
 齊州二堂記

齊州二堂記

宋 曾華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
 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
 為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
 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
 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
 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

齊州二堂言
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
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
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
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
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
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
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
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媯水出于雷首遷
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

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
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
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
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厓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析而西也悍疾
尤甚及至于厓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
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
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
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

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辨証的確得太守體

兔柴記

華亭董其昌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為衣冠巢許之助。溫公之獨樂。卒成謝傳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兔柴記。其疏泉斲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衆正。稱耆宿。雖業在匡時。而尋盟之猿鶴。

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驟鐸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卽回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筦鑰。作者游者。賔主誰分。求其如白傅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况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華夷之望。如溫國者哉。是在兔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游於枕烟。延滌煩磯竹里館。茱萸泔中。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圍。大忘人我是爲異耳。

世之家具畧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

我。是爲異耳。

超然臺記

宋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竒瑋麗者也。餽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
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
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
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
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
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滄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海山亭記

明 毛紀

東萊郡城之艮隅，僅里許，有故臺焉，是當教場，公署之後，巋然數仞，日就荒頽，過而睥睨，莫有問之者。考之郡志，爲南燕慕容氏所築，號爲燕臺，然父老相傳，舊名望海，疑秦漢間占氣候仙者之所爲也。又嘗憶國初沿海設望墩，以備倭寇，此殆其遺趾邪，皆未可知也。蓋世道恬熙之餘，斯民相忘于無事之天久矣。嘉靖丙戌，海道憲副碧岩馮公，偶于閱武之暇，陟而

海山亭記
觀之則見神洞諸峯羅于東南。渤海洪濤滙于西北。而其雄峻渾濶之氣。悉于是乎會萃焉。乃慨然嘆曰。茲一方之勝槩也。可使其蕪沒于荒烟野草之際。而與尋常丘垤等邪。爰命工因舊基增而拓之。高廣加三之一。壘石于麓。甃甃于顛。樹亭其上。亭外繚以垣。墉可憑可倚。前爲石磴。四十有九級。縈廻以上。若凌虛御風然。臺以丈許。高不踰三。而圍可二十有八。亭以尺計。高凡二十。而圍則百餘。材用以百計。皆取諸公羨。人力以千計。皆取諸怠逋。里閭之下。不知有是役也。居然異境。突出海邦。山川爲之改色。公于是援孟軻氏登山觀海之說。以名其亭。每值戎憲餘閒。時一登焉。或芳辰令節。與郡之士夫燕會其中。把酒長吟。凝眸遠眺。鯨波蜃氣。浩瀚杳靄。滄滄濺濺。髣髴蕩乎吾之襟次。而層巒疊巘。蒼翠砒兀。相對恍然。若超出于塵埃之表者。至若風清雲淡。雨霽霞飛。市火村烟。林霏鳥語。若遠若近。出沒不常。朝暮之間。變態萬狀。會心感懷。可喜可愕。則斯亭之景。豈非所謂瑰偉絕特之稱者耶。

天心水面亭記

元 虞集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勅、臣集書其勝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日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達乎庖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

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旣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汨汨，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渟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

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爲記。

汧水新渠記

宋 陳師道

汧句于簫。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其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汧。汧至蒙。別爲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彭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留獲舟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卽索水也。書漢地理志。滎陽旣汭。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

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葭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葭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汭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敘渠

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汭，灌注兗、豫，永平中遵導汭自滎陽，別而東北，至于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汭，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汭，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

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楫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
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
里之民皆從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爲以病
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
爲大渠合于東河以道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
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
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
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
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侮以登
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
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益莫得而
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
遂爲之書

小洞庭五太守燕藉

唐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倭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畧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

小洞庭齋

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我書貢闈闔昔下陳留陳
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總連率實惟澄
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
嶠軒飛凌潭阻殘暑于重林速高秋于絕壑其盤何
有臠鹿臠羊其俎何有燔兔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
寒水瓜剖銛刃巾之以疎絃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
相克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一人之富有而群后之緝熙也司士庀舟以待司功

被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潔罇自回源起廣泊左拂
蠶尾右遺吾山倒花岫于波際指梁岑于林缺移搖
敞豁瞑眇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
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爲歡悼態目成以留客媿容色
授以勸酒繁絲踈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洞引
旣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
嫋嫋兮離垂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
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馮夷娶兮護輕
橈蛟龍仔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閒並曲激兮悵

而還適予手兮非子期。將解袂兮藁予思。尚君子兮
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闕鳥獸聞之低昂而相
鳴。魚鱉聞之泐洄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
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渦泊曰小洞庭。盛
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
下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莒
相里子同禕。過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

座皆故人也。徹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濟
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
庭。遲夷。傍徨。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
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
曰。浮漲湖兮莽條遙。川后禮兮扈予橈。橫增沃兮蓬
僊延。川后福兮易予舷。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
耿秋河。夜旣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闕袁
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胄米廩邪。廣不敢
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

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
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爲
序

之果山記

成都楊慎

在福山縣東北三十五里連文登縣界周圍五十里
三面瀕海史記秦始皇登之果刻石紀功郊祀志齊
有人祀之果爲陽王漢武登果山聞稱萬歲卽此其
東南海水中有一石俗傳武帝造橋有兩石銘尚存
歐陽修云古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
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
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

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
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

勞山記

萊陽高出

余總卅時就師卽墨城中讀是知勞山也有大善開
士曰憇山者始啓海印禪林焉鑿石布金聲於其內
此邦士衆咸悅之憇山頗能詩善書法又譚說足人
俛仰余所聞者亦可其人也誰何遂敗謫寺毀余亦
歸悔不遊勞亦猶之不遊勞也居則念家海上曾咫尺
杖屨之闕如今千載之上青蓮鬼笑人猶尚侈譚
五嶽豈不誕哉今年之春余以使事在里遂決策於

勞會有咳疾不任行乃以莫春之甲子策而南出逆
郭門之風則灑然病去體矣初挾二人舁一乘羸舁
紈則乘舁人紈則亦乘遂十九乘也所偕者能畫張
子又蚩蚩之僕四而已野宿詢勞之逕亦無所得其
要領次晨問得霍山焉道出左闔闔繚繞亭午漸南
始趾山也有望見雙峰卓出如檣併桅者居人云名
天柱行三十里漸逼而異則一山博也登高顛冥白
雲摩頂海色接天僅如平地日仄而抵霍山又失道
轉而蛇升礙石則穴而梯躋其顛屋宇不鮮有壯哉

松數數亦有伐本道士云前二邑者取而貨之殆三
百也忽飄白羽焉下上於風徘徊廣除之上余蒼然
有思者久之北山多石罅可匍伏側注而入更出之
則嶄然雙壁人立而絕東有徐煉師臺無他異道士
嘖甚所指畫鄙不可省又窺不可視舍旃返屋藝松
脂而寢旦起索徑而南平疇廣偃麥秀漸漸衣袂間
清涼欲雨行二十五里爲太平宮道當左導者右之
徑也右嶺甚步而級膝過於頤二里許獲一洞焉有
道士冥棲其中與之言領之而已出而西徑石橋見

流水灑澗而下者從之有泓焉空鑿鬚眉岸花映發
沙輕如塵霧稱履而無跡是勞第一水也幾失之又
步而級樹根縈石爲相及也二里許捷得宮之背折
而就憇於道舍飯已出風於獅子巖巖舒呷立迴而
中洞容數人眠上之爲明明崖賓日也海水在足底
虛青瀕浮一氣吞吐石動潮泊若天吳之出奔觀奇
矣趣下薄視反而望之倒影奪目諸峰飛越鴻濛相
逕條無忽有張子駭嘆應指不暇謀圖諸明日抱墨
紙以違卽不可得余斬張子隘者也而繪化工乎道
士問余以奚從曰從左當觀盡慮陞焉從右則紆而
不可底且色難左也余決從左南之十里尚可乘進
之則山趾海矣徑其偏側陵高競下如轉磨齒余神
悸而視它又進之潮激山吼殷在地中石錯濤上或
躡或緣殆險塞之至也下爲甚稍得夷曠之塢多松
靜而聲間覆數椽之茅野婦乳兒視客不異也山花
片片雜英如紅纈襲路之芬灘鳴谷畚沙白掩帶紫
蛙芟蒲芄鬱來往翠禽我馬駸駸如在郊野可與忘
險人其罷厭哉就漁筏買魚蟹載之又二十里始達

下宮是憇山啓檀越地宮負山而襟海東北惟闢一徑下有良疇道士述其始作定之方中大風拔其樞嗟其及也戊辰雨雷一日翻藏數帙閱圖而得仙墩在宮之前左二十里道士曰是不可騎也余曰步能之矣且而往出東北乘五里卽杖而南行余先登常恥後者竟亦莫能先徑隨海折山與避就有仄不受足者山盡矣又突如而一聳根納海而水覆之有塔其縣岷者俗夸之爲張三丰訛也折而右下入極窮海水澎湃如鼓雷霆亂石如馬潮盪之如白羊飛空如鵝羣故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山形前削五色離披仰矚青雲若接溟滓是勞第一壁也隊而若羣星若列几故稱仙墩焉返而飯於埜復宿於宮道士蕭語余曰子其舍旃余曰是皆匝山也而未入山且顛安在蕭曰此之巨峰也一舍而羸皆不可騎也而巖甚余曰是步亦能之且不顛胡遊哉張子與僕皆色難弗視也旦而往介以左師亦出東北乘五里復西則舁乘它介遣去復杖而行十里至上清宮有銀杏樹雙凸處可隱三人稍憇之道士獻芋爲一食

而起又西北十里出天門後止茅菴飯脫粟已又西北十里則壑哀石怒騰轉崎嶇前後顛沓狀如風雨脅息攀緣不敢反顧余視張子赤而汗已則亦然既一躋矣從之下又十許里始達白雲菴則猶之崕嶮也峰斯在上尚可十五里乃就菴中宿早起亦無所苦道士止予予曰不顛胡遊也杖而先之里許卽不可得徑榛莽荒忽刺眼習衣垢而隧之宛委以升絕深陁坎窞穴礪礪輪囷十武一憩凡俯若縹緲之前峰者以十數乃陟絕頂焉危乎高哉茲山之峻極也

風甚亦霧茫無所覩惟見諸峰羅立若檠戟之衛天帝遠若有望見如元氣之無間者出沒于太山之埜而已趣返先路拄杖聲與丁丁相答抵菴則布襪如毳履已穿矣飯已復從下十里許會宅介者以乘至乘之南徑聚仙官方就夷也是日抵下宮之別庄猶下宮受餐焉壬申觀漁于海遂從莊北六十里而至華樓碧巖紫巘古樹浮青列嶂排空丹梯指掌東有孤石植焉霞色映之建標擢秀煥若金銀之臺是勞第一石也邦大夫之蒞止有舍北道雖岌而治壁有

勞山記
鐫刻槐省有樹亭有碑蓋衆遊之所藂也道士導余
且刺刺語余爲無所聞也者檻賸而止則暝矣華樓
之對者黃石宮也旦行而初日在肴交柯拂衣意蒸
然快之山止則溪溪北岸之稍西遡而上爲石竹澗
寺勞一寺寺一僧爾爾中供旃檀佛像一顏爲大慈
聖施置那羅延山者亦慙山更也東踰複嶺遡而上
里許逕絕門于石中空容人仰趾漸高而不偃殆百
餘武亦勞第一逕出之又數盤而得黃石宮宮中道
士皆出不見一人酌栢下泉而還就昇於廡東行十
五里原田每每林木交翳椒條繁郁桑柘多陰棗之
纂纂木之蓊蓊叢宛而盪曾昔人謂沃土之民淫勞
山多百歲人雖草木之年豈非其食腴而視澹哉午
至大勞觀觀處曠而能收樹石之勝故足述也遂飯
焉就溪浴我乘乃別介者左師而北行宿諸塗以甲
戌日還是役也余恐賣朋儕也故不聞之適也不及
揖拜不逐於酒食不費一刺故脫而盡其觀若夫勞
之真形則巨峰足見矣博而多姿佐幻於海惟樹與
石莫適非嘉俗名燕說則亦略而不述焉是遊也得

勞山記
詩二十七篇。余謂僧清力能興法矣。而卒敗謫。固由拂順侮弱也。亦仙靈有默奪焉。不然。清外好士大夫。內勤於宮壺。名作福事。其誰煽諸。羽流蠢蠢。不比人數。章輒得自詣。上遂赫怒。至辱金吾。縛髡奴竄之禦魑魅。何其決也。勞山自東華安期生之屬。以逮宋元馬丘諸真。世有仙跡。其來尚矣。非其類不據也。而矯之。差能勿及哉。

潘之恒曰。鼇山卽勞山。聲之近而訛也。當從勞。或作去聲。讀謂始皇勞軍海上。此齊東鄙語。爾自陳魯南公遊復過。今七十餘年。高民部孩之庚遊。似在破毀之後。不及曩時遠矣。

鼇山記

明 陳沂

鼇山一曰勞山有大勞小勞齊記謂泰山高不如東海勞始皇登勞盛山卽此以勞於陟也在今卽墨之東南四十里東西南直距海上山形延亘若城雉峰起如堞縱橫高卑直突旁擁相系凡五百餘里其奇峰怪石不能以狀崩崖幽谷深巖絕壑峻嶺曲崦不盡以名棲禪鍊真靈異之跡不可以徧土人以峰名峒山多峒名嘉靖癸巳秋余按縣至自膠聞藍侍御

玉夫悉山之勝云土人不易到不能自過與玉夫出東廓三十里由三標山出海上蒿莽中十里纍纍數丘一高起曰霍山至則攀陟亦峻石哈呀磊砢憑籍爲磴松多偃枝古榦夾石而上一道宮曰通真巷後有洞旁巨石鑿道人丘長春大書霍山洞余亦勒同游歲月鼇之東麓也西南諸峰插天橫亘數重望之若劔戟羽鏃森列而恍然若雲並海濱東南行二十里山皆巉巖一峰深秀多長松怪石由叢石歷塊轉折成路至獅子巖下有臺宇乃宋太平宮也巖側有

三石結架如戶出其上時夕陽在峰頂海濤撞激直至峰下是夜宿道人居夜半月色潮聲不能寐起坐臺際鷄鳴與玉夫登巖見日自海隅湧出雲霞異色海氣蒼莽日光浮金萬里世之大觀也是日巖下題石門曰寅賓巖壁大書一詩從宮之南渡飛仙橋尋白老龍君華陽諸洞降巘乘小兜從者徒步緣海灘亂石間行轉入山麓遵海而東歷番遠嶺下臨不測屢策杖惴惴由惡水河亂石灘皆海濤中行出迴從蛟龍嘴歇肚石黑松林皆山腹處極險非人之所至

有下清宮在山之隅不能至從黃水灘西北入山中
凡三十里始有人居就樹下飯由山徑歷黃山峒黑
山峒觀音崦皆轟起數百仞極奇秀又三十里入羣
岫間北峰峻極山半隱隱臺殿至則巉削攀絕僧垂
木階下乃援而升上有石洞洞額大書明霞洞大安
辛未題余勒詩一章其中空洞上如厦環石如堵前
設戶牖洞左有佛宇僧廬右石門從磴數百級上絕
壁數仞下視滄海與天浮洞島嶼皆空壁下一草菴
老僧定處是夜宿洞中明日晨飯畢下山經石瓢清

涼甸聚寶峰三里山峰下有道院亦宋所建上清宮
宮傍石間跨朝真迎仙二橋橋側巨石鑱詩十絕亦
丘長春書字畫端整余書如夢令詞于右由寶珠山
八水河十五里登天門山極峻險峰多奇狀如仙釋
擁出山口復有二峰若石疊就高數十仞兩楹相峙
上通雲際下瞰滄海峰有丘長春大書南天門三字
大抵海上之山人跡罕至道釋之外鮮有登陟丘蓋
宋南渡後避世于此者從天門南下歷數十峰初視
若蟻壤且近行數十里不絕每峰皆峻大而仰莫及

者降至麓瀕海上曰韓寨上有聚仙宮碑勒元學士
張起巖記飯于宮復從西北入山循滄牛澗磚塔嶺
僧帽石大風口三里河小風口瘦龍嶺清涼寺仙跡
橋金剛峒二十里至巨峰其峰最高而奇周山之峰
異狀百出徘徊不能去巨峰下數石百仞壁立梯窮
徑絕有兩石若劈劈處見一竅上聞大聲一僧垂木
梯下請升遂援之而上由壁中行轉至一茅菴甚明
潔左有佛宇嵌崖隙甚幽西北羣峰直出其後東南
海色相應菴前牡丹諸奇花偃松異木其建築木石
所植花卉皆僧負戴梯而至者但若行無智慧心余
畱二偈石壁間乃悟供具麥飯野簌謂不圖得遇大
知識是夜宿菴中僧立牖下竟夜明日因題其夾石
處曰面壁洞紀同玉夫來游事及侍從之名澗上壁
大篆靈鷲庵三字從故道十五里出海濱循山麓西
北行皆平地四十里至華樓山下玉夫有別墅卽其
祖贈侍郎公之墓側從墅後緣澗仄徑而陟數里至
巔松千株皆偃蓋從石隙間深入有萬壽宮老君殿
少憇尋翠屏巖余梯而大書之時已晚宿道人庵明

日晨起與玉夫尋古遺跡周山之石摩勒殆遍多金
元人作者從王喬峒至凌烟峒下題同游歲月峰隙
見海色遠映道人吹笙笛于高架峒上飄然有物外
之想遂循金液泉夕陽洞石門山至清風嶺題名于
嶺之石門又步至華表峰下一日聚仙臺其峰疊石
數十仞峻拔且秀其少焉與玉夫別至是山游凡五
日行三百餘里玉夫所計行從止宿不失尺寸其弟
困困於窮絕處設乾餼餽茗楮筆丹墨具在從行兵
吏雖跛足不前而興亦不淺山樵海漁之人爭效輿

力石工數輩分處供事故余之興益豪所得詩二十
餘首去今已往恐莫有繼之者矣下華樓山復乘輿
四十里至縣所未至者五龍嶺下清宮橫石宮也海
中諸島東有大管小管車門滄洲南有鮑魚老公車
屋大古小古浮島皆登陟所見者

北海十二石記

宋 蘇軾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

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
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
東坡居士蘇軾記

蘇軾詩集卷之五
蘇軾詩集卷之五
蘇軾詩集卷之五
蘇軾詩集卷之五
蘇軾詩集卷之五

宋 蘇軾

觀海市記

明 張沂

登州海市舊矣居茲地者以見爲恒經茲地者以遇
爲難以不得遇爲徒遊以故古今人過此留題多長
嘆云正德辛未冬余奉命巡茲土竊有意於海市
之遇焉未必也今年夏五月念一日入登州公餘問
及海市告者曰見當是時若曉起霧集爲見之象今
聞其言而竊有意於霧集焉未必也連日晴明念八
日辛未更絕無雲翳余偶疾飲藥臥門關焉日午有

擊門鼓者再啓視之告者曰市見良久報無由因擊鼓報余問而喜之且怪擊鼓不早也乃呼騶奴促肩輿行北上北城門外吳少叅從珉盛僉憲德章已先至北望海洋島嶼恍惚市如在須臾大竹山圍以黃墻門向陽山隈一本團松形迤西爲小竹山山形如殿又迤西爲牽牛島島變平樓東南窓啓不閉已而傍起團亭頂大如斗又迤西爲北洋山山樹蒼鬱若十里餘遠望如城廓而山之東島之西又北平水中突出山林未顯也踰立者久之市幻化不暇計左顧

蓬萊閣基山瀕海突兀如画告者曰閣高登閣望市加詳且名公題咏俱在不登不見余聞而喜其助余也遂下城出城西入水城潮初退漁童三五捕蟹蛤不去自西而北路漸高又高爲海廟門左右纍然入門怪石四立如人狀廟塑海神傍有廊廊多繪事將久覽之告者曰市仍在遂東出小門行轉北樞衣上石磴磴盡爲平巒卽丹崖山絕頂處閣居其上乃步梯次第登閣中彩屏開天光入佳果列海鮮烹鼓吹動衣冠集顧海市現巧如初眼空懷放情暢神清恍

如身在雲霄之上不知廣寒清暑方丈瀛州何若也
北望遼海茫無際崖東望扶桑日出之鄉如在咫尺
而其西則田橫島違珠璣巖不遠屹立不阿令人感
慨又極目而南齊王信祠重山障蔽心且不取也乃
坐而飲酒數行閱閣中題咏多佳句閱既談論域中
奇景至於不可知處共無言少焉平水山林變爲城
市樓臺三疊下上分明倚扉送目海風涼入懷抱不
暇顧日轉申市仍不散欲歸未舍也引壺觴再酌酒
欲酣繼以苦茶醒乃下搜石刻讀之多苔綉未明東

顧棟宇巍然爲三清殿入揖三清又東爲觀音閣閣
僅一楹金碧眩目不俗出倚石闌視晚潮憑風勢作
聲撞岸石石安不動再顧海市惟山島在而城廓樓
臺山林亭樹絕無影便可怪也斯時也斷霞明飛鳥
還樵檐漁罩沿徑登岸若龍王宮太平樓仙人洞皆
不暇登覽遂歸焉歸詢日晴市見之由告者曰雨兆
也數日後當雨余聞而喜益滋且驗之明日陰又明
日陰皆不雨越三日辛未夜雷電交作雨如傾然未
廣也又越三日甲申雨一日夜乃晴四野沾濡稿禾

觀海市記
用蘇農夫荷鋤懽聲在途告者曰昔子瞻寓此禱而
市見留有詩今不禱而見而久而雨而可無言余曰
不然子瞻一代文人隆冬禱應因爲詩遂爲故事迨
今傳固宜若余之來此當見時日晴而見者偶然也
自己至申移時不散者偶然也見而天雨而足一方
轉枯回生者偶然也余以偶然來市偶然見亦奚必
哉而可言也告者曰吳盛二君俱有詩王憲副汝隣
後至亦補作續有賡和宜多焉而可無言余不獲已
而應之姑記之爲羣玉耳

楊瑀觀海市記

嘗謂天下有至神至恠而不可知之事恒見則以爲
常罕見則以爲異是固理勢之必然何足恠哉丁亥
孟夏二十二日余欽奉 上命始至蓬萊越二日侵
晨謁文廟畢與都閫袁公同登蓬萊閣召守閣之士
問其海市則曰春夏見秋冬少見大霧之後天晴見
天陰不見微風見無風不見大風不見風微急其見
也速而巧風微緩其見也遲而拙余謂海市有時難
以必見遂縱觀海港將啟行焉俄而從者報曰山臺

頭張口海將市矣願少止而觀焉翹首視之牽牛島見一樓臺其前則低其後則昂大竹山見一大城其色則青白其高則居山三分之二其規模制度則雄偉壯麗殆若王者之都人世罕見顧盼之間且驚且愕以爲天下有此神恠之事又自以爲眩而妄也凭闌視之倏然俱已收矣余以爲海市雖美特暫焉而已固不知其有所謂久者也俄有報者曰珠璣山更見一城其色則半青半黃其形則或高或下其城上上之諸樓則隱顯無常其城角之大樓則離合不定

視牽牛島二峯或開而離或合而連或小者忽然而大或尖者突然而平雖終日變幻皆舒遲而模糊愚又以爲海市雖久特拙焉而已又不知有所謂極天下之至巧者焉俄又有復者曰半洋山復見一城其中初起一樓次起一樓二樓並峙相離咫尺復合爲一大樓中留一門仍復塞焉其東則起三圓亭皆重簷三疊透徹玲瓏其西則起三假山皆孤峯特聳突兀嵯峨其大樓之東復起一小樓漸與大樓相等其大者則默移于前小者則潛移于後殆如王者前宮

後寢之制既而升者沉起者伏遂隱而不見俄而一樓獨大巍然突起于中三閣微小森然環列于左三屋又小紛然雜處于右而前後左右各起數樓或行或止或斷或連或淡而似遠或濃而似近儼如城郭之上四面八方各有樓閣之錯綜已而顯者微明者晦復隱而不見忽一大殿聳起于中極其尊嚴不事奇巧雖迭出而不殊三方樓端拱于左皆樓上有樓其簾箔牕牖閃爍難言三團松植立于右皆松上有松其葆蓋臺基形容特異愚又以爲古今之名畫秦

漢之離宮人爲雖巧終不足以擬其天成之妙袁公作而起曰斯亦曠特之奇觀願酌而負焉未幾三松之頂三樓之脊微有雲氣初如一線與大殿之脊相連俄而小者漸大狹者漸濶恍然一巨橋下視三松三樓皆變爲三大橋柱中涵數洞昭晰分明有如蒼龍跨海之勢既而通者塞開者閉忽變爲一大臺又折而爲二破而爲三其中則變爲一大宮如宗廟之正室其左右則分二小宮如明堂之傍室已而繚以垣墻籠以林樹環以房屋又合于一極天下之大家

觀海市記
既而其垣墻則或高或下其林木則或聚或分其房屋則或踈或密雜居散處又如一大村落中有數十餘家復又混而爲一或望之如磨又似杯形或似之若杯又如盤制或脊聳而簷長猶如大厦之相連或脊縮而簷短又如屏風之獨立或方起一樓未成而復隱或復起一閣既顯而又微凝滯多而動盪少亦如勞者欲佚作者欲息動極思靜之意時則日欲將暮興已半闌觀者倦而立者疲僕雖屢更皆跛倚而臨事余乃起曰時已久矣衆皆倦矣賓主之情既已

盡矣海市之變亦已極矣命輿將歸袁公復曰海市之變無窮觀者之興已盡繼此而萬變迭出亦未可盡知也愚又以爲海市雖巧特見于半洋一山而已如彼耆老所謂諸山連市徧海呈奇又余所未見而不知者也且諸海市似雲而不飛揚似霧而不陰晦似煙似氣則凝而不散動而有常其體則有大小方員長短廣狹之殊其用則有屈伸往來起伏升沉離合之異其變化則有久暫遲速死活濃淡巧拙之等雖一時同觀之人若心志不專瞻視不定或見其左

則遺其右。或覩其後則失其前。故語之以濃者。久者死者。遲者拙而粗者。則人之所見皆同。語之以淡者。暫者活者。速者巧而精者。則人之所見各異。誠所謂天開活畫。百巧備藏于中。人皆遠而望之。各隨其所見。而各自以爲然。如已有所見。已以爲然。而人或以爲不然。人有所見。人以爲然。而已或以爲不然。人已同有所見。人已同以爲然。而衆人或以爲不然。衆人皆有所見。衆人皆以爲然。而未見者。又或以爲不然。已以爲然者。已固信之。而人或疑之。人皆以爲然者。人固同

人固信之。而已或疑之。人已同以爲然者。人已固同信之。而衆人或疑之。衆人皆以爲然者。衆人固皆信之。而未見者。又或疑之。誠乃天下神怪之至而不可知者也。將謂有主之者耶。杳杳冥冥之中。誰從而爲之。余固不得而知也。將謂無主之者耶。奇奇異異之事。何從而。有之。余亦不得而知也。不知而不問焉。則終於不知而已矣。將就知者而問之。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也。予將孰問歟。近而求諸余身。將問諸余心。余心無言而有知也。將告余曰。昆蟲草木。固物也。日

觀海記
月星辰亦物也。究而極之。其所以爲神怪之至。均爲造化陰陽之實理。歷萬古而不易者也。故因以記之。

潘鎡觀海市記

海市之見也。有數。南海無海市。西海無海市。東海有。海市。春時有海市。冬時無海市。夏時有海市。霧時有。海市。雨時無海市。雨前有海市。雨後有海市。海市之見也。有數。海市非怪也。東坡之所見者。亦非怪也。十月陰。雖無陽。陽未嘗無。故謂之小春。南方十月桃李皆華。非怪也。九月梨花怪也。海市。桃李花之類也。予

以八月至。東坡以十月至。八月海市見怪也。十月見非怪也。謂其當見而見者也。東坡十月見。予二月見之。二月見亦非怪也。二月不見怪也。謂其當見而不見者也。栢川張公曰。前十有七年。自青州至見之矣。今再見。予始見之。始大竹見已。而小竹見已。而沙門牽牛半洋田橫皆見。始未見。諸山之首尖者。禿者。圓者。凹者。斷者。已。而斷者。聯之。凹者。隆之。圓者。平之。禿者。華之。尖者。方之。其上爲城廓。隱隱浮屠。突兀千層。忽變爲廟廟。中白盤甚巨。旋轉不已。前敞抱厦。采恩

糾結後爲銀宮瑤闕迢遞在天上繚以黃垣如帝居
人袞袞往來紅紫青碧皆非人世其他爲亭爲園爲
團松龍嵒爲村舍水驛戶扉闔闔簾幕爛熳皆飛動
不常可愕可駭也然予以爲大易網緼莊生野馬京
房羣羊飛鳥此類儒者多言之非怪也或曰惟東海
有他則否者何也西川於杜鵑濟於鸚鵡江南於梅
花閩越於雪象犀珠璣玳瑁於南海天地之氣不屯
於此則屯於彼夫物則亦有然者同遊者蘭菴王子
再見如張公龍泉梁子南庄郭子玉山劉子始見如

子行菴陳子東庄樂子數見之者凡八人時嘉靖戊

申初過寒食一百五日

